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忏悔录



[法] 卢 梭



远 方 出 版 社

# 忏 悔 录

(法) 卢梭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 - 80595 - 616 - 2

I . 世… II . 韩 III . 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忏悔录》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7 - 80595 - 616 - 2/I·251 定价:678.00 元

(本册定价:24.80 元)

# 目 录

## 上 卷

第一 章 .....	( 3 )
第二 章 .....	(43)
第三 章 .....	(85)
第四 章.....	(129)
第五 章.....	(173)
第六 章.....	(221)

## 下 卷

第七 章.....	(269)
第八 章.....	(341)
第九 章.....	(395)
第十 章.....	(487)
第十一章.....	(547)
第十二章.....	(593)

# 上卷



# 第一章

我正干一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彻头彻尾地揭露。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才可以这样做。我熟悉我自己，也了解别人。我天生就与其他任何人不同。我敢保证我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完全相同。可我最少与众不同。试问大自然打碎它塑造我的模不是对是错，只有当您读了这本书之后才能作出中元的判断。

让判决末日的号角吹起来吧，我将手捧这本书，站在高高在上的审判者面前，大声地严正地宣布：“这就是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以同样的坦荡而直率写出了善良和邪恶。我既没有隐瞒任何罪恶的行为，也没添加任何正义的举动。假如有些不经意的添加，也只不过是使记忆力欠佳造成的空缺得到填补。我可能会把自己忖度如此的事情当作真事写了，但是我保证绝没有把明知是假的写成真的。我忠实地描绘自己，是可恶可耻的行为，事件也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宏甚至高尚也绝不羞涩：我把你看不到的我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了。上帝啊，请把类同我的芸芸众生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而深深叹息吧！

为我的可耻而深感羞愧吧。让他们每个人都以同样的真诚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呈献在您的宝座前，然后，擦亮您尊贵的眼睛看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个人好！”

1721年我出生在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珊·贝尔纳。祖上传下来仅有的一份薄产，由15个孩子均分继承，父亲收入甚微。他仅靠修钟表手艺谋生，但他是个能工巧匠。我母亲却比较富有，她是贝尔纳牧师的女儿。她人又聪明又漂亮，我父亲颇下了一番工夫，才把她娶到手的。他们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八九岁时，每天他俩晚上一起在特莱依广场玩耍。十岁时，他俩便已是形影不离了。他俩心有灵犀一点通，致使由习惯培养成的感情随着日久更加地牢固了。他俩天性温柔多情，一心等待某一时刻能印证对方同自己心境相仿，或者说，这一时刻也在等待着他们，只要一方稍稍有所表示，对方就会立刻表露心迹。可是命运好像在阻遏他们的激情，然而这反倒更使他们爱意深笃。我的父亲因为得不到梦中情人而为伊谓得人憔悴。她则劝他出趟远门，以便把她忘掉。他出了远门，可是回来时，非但没能把她忘掉，他对她的爱情反而与日俱增以至爱得发狂。他发觉梦中情人仍旧温柔忠贞。这么一来，他俩便山盟海誓。老天也为这一双爱侣祝福。

恰逢我舅舅加布里埃尔·贝尔纳爱上了我的一位姑姑。但姑姑提出，只有他姐姐苏珊·贝尔纳嫁给她哥哥伊萨克·卢梭她才答应嫁给他。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两桩婚事在同一天举行了。因此，我姑姑也成了我舅母，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了我的双重表亲。一度春秋后，两家各添了个孩子。再后来，两家便不得不分开了。

我舅舅布里埃尔·贝纳尔是一位工程师。他去效忠帝国了，在匈牙利欧仁亲王麾下尽忠。在贝尔格莱德围困期间及其战役中，他多次立功。在我唯一的哥哥出生后我父亲应召赴往君士坦丁堡，成了王宫钟表匠。父亲在外时，母亲的美丽、聪慧、才智招来了一些仰慕者。最殷勤者中的一个叫拉克洛苏尔先生的法国

公使，他的爱想必十分炽烈，因为 30 年后，我看他在谈到我母亲时仍旧缠绵缱绻。我母亲很看重贞节，没受人诱惑。她笃定地爱着她的丈夫，就促他赶紧回来。他抛下一切事业和荣耀返回家来。我便是父亲归来后结下的不幸之果。十个月后，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先天不佳，老是体弱多病。母亲生下我之后便离开这个世界，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所以我的出生正好是我所有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能想象父亲是怎样承受住丧妻的痛苦的，但我心里明白他的创伤始终没能抚平。他认为在我身上能够又看到了母亲的影子，但却又无法忘记是我夺去了她的生命的。当他吻我的时候，我总感到在他抽搐的搂抱中，有着一丝难以明状的遗憾和感伤交织在他的抚爱之中。恰因如此，他的抚爱更加地温馨而令人难忘。当他对我说道：“让－雅克，咱们来聊聊你的母亲。”我便回答他说：“好啊！我们又要大哭一场了。”也许因为我这种说法，他立即眼泪如断线珍珠。“唉！”他叹息道，“把她还给我吧，慰藉、安抚我失去她的痛苦吧，填满她的离去在我心上留下的空缺吧。如果你只仅仅是我的儿子，我能有这么爱你吗？”母亲去世 40 年后，父亲仍旧嘴里念叨着她的名字，心里铭刻着我母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继母的怀中终结了他漫长思念的人生之旅。

我的生身父母就是这样的。在上帝不吝赋予他们的所有品德中，惟一留给我的就是心存温柔。这颗心铸就了他俩的幸福，但却给我的一生造成了种种的不幸。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差点就要死了，大家对我的存活已不抱希望。我生来就带着一种病痛，随着年岁的流转而不断，现在这个病痛虽然有时稍有缓解，但过不了多久又会使我更加痛苦不堪。我的一位姑姑，是一位惹人喜爱又聪颖的姑娘，对我关心有加，救了我的命。当我写这件事的时，她还健在，已是耄耋之

年，但她仍在照料我那位比她小、却因酗酒而身体状况极恶劣的姑父。亲爱的姑姑，我原谅您使我存活下来，但我很遗憾，不能在您重暮之年时报答您在我出世时所给予我的悉心照料。我的老奶奶雅克琳也健在，身体还硬朗，腰板也很结实。在我出世的时候，让我睁开眼的手，将来在我死时，竟会替我合上眼睛。

我在想到这一切之前便感悟到：这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对这一点我比别人的感受更深刻。我不知道我五六岁之前的事情，不记得我是怎么学会念书识字的，我只记得最初读的那些书和他们对我的教诲：我的自知便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晚饭之后父亲和我便开始阅读它们。刚开始，父亲是为了让我练习着读点趣味性书，不久，我读书的欲望便十分强烈了。我和父亲轮流通宵达旦地读，一直到结尾处。有时，我父亲清晨听到燕子啁啾声，便不好意思地说：“咱们该去睡吧。我比你更像小孩。”

不久，我就通过这种不正轨的方式不仅培养一种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而且还造就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对激情的一种任何人都没有的悟性。我虽然对事物本身还没有任何概念，但是我已经能领会所有的感情了。我对事理都不理解，但却已经全然都能感受到了，我不断地领会到的这些混乱不堪的情感，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当时还没有的理念，但却为我造成了另一种理智，这使我对人生有了一些离奇而又无稽的念头，后来的人生体验和自我反省都未能改变它们。

1719年夏天，母亲留下的小说读完了。冬天，我们就又有别的可以干了。我母亲的藏书都读过了，我们于是便把外公留给我们的书拿来读。恰巧其中有一些好书。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原本是一位诚实而又博学的牧师的藏书，当时的风尚便是如此，而且，他还是一位有独到见解且风趣幽默的人。比如勒絮厄尔的

《宗教与帝国史》、博絮埃<sup>①</sup>的《世界通史》、普吕塔克的《名人传记》、纳尼的《威尼斯之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尔的作品、丰特奈尔的《宇宙万象》和《死者的对话录》，以及莫里哀<sup>②</sup>的一些作品，都被搬到父亲的作工房里来了。每天，我便在他干活儿时念给他听。对这些书，我有罕见的、可能是我这么大的孩子所难能可贵兴趣。我特别喜欢普吕塔克。我兴味十足地重复地读他的书，这稍微减少了我对小说的钟爱。于是很快我便喜爱上了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蒂德<sup>③</sup>，并超过了对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sup>④</sup>的喜欢。这些趣味横生的书以及我和父亲就这些书的谈论形成了我那种自由的共和思想，那种刚阿不屈的性格，不愿忍受束缚和桎梏，使得我一生中，当这种性格受到束缚时，便莫可明状的苦痛。我心存罗巴和雅典，或者说在伟人们中间生活，但我天生只能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位对祖国的炽爱胜过一切的父亲的儿子。我以我的父亲为典范，也对祖国充满了忠诚和热爱。我甚至自以为成了希腊人或罗马人。我变成被我读过那些书中的人物了：他们的忠毅不渝、英勇刚强深深地濡染了我，使我眼界开阔，精神饱满。有一天，我在饭桌上叙述塞沃拉<sup>⑤</sup>的英雄壮举的时候，为了表演逼真，我竟离开饭桌，把手放在火盆上，使全场人大吃一惊。

我唯一的哥哥大我七岁。他跟着父亲学习修钟表。大家对我极其偏爱，对他却有点冷落。对这种情况并不高兴。这种冷遇对他的成长造成了影响。他甚至还没长到能真正放浪形骸的年龄

① 法国著名作家（1627—1704）。

② 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

③ 三人均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

④ 当时的三部流行小说中的人物。

⑤ 罗马的青年英雄，因夜间行刺入侵者国王时错杀了他人而悔恨不已，遂将自己右手放在火上烧烤，以示惩戒。

时，便已放荡不羁了。后来，他被送去学徒，但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不时地偷溜出去。我很少能见到他，可以说是几乎都不认识他。但是我仍然真心地爱着他，而且他也像一个浪荡公子能够喜欢点什么似的喜欢我。记得有一回，父亲狠狠地揍他时，我赶紧插进他们中间。紧紧地护住哥哥。就是这样我用身子挡住他，替他挨了不少的拳头。因为我总这么护住而不放弃，父亲终于停了手，可能由于我又哭又喊的关系，或者是父亲不忍反而让我挨揍。最后，哥哥竟越变越坏，干脆逃了个一干二净。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去了德国。他一封信都没有寄回来。从此以后，便杳无音信了。我也就成独子了。

如果说我那可怜的哥哥受人冷落的话，我可并不是那样的，既使皇家的孩子们也不会比我儿时所受到的关怀更加细致入微，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宝贝心肚一样，而且更加难得的是，我至始至终被疼爱着，但这也并不是溺爱。在我离家之前，家里人从未让我一个人跟其他孩子一起跑到街上去过，也从来就没有想压制或者想满足那些古怪的习性。大家把这些习性归之于天生的，但它们却无一不是教育的结果。我有与我同龄的孩子的缺点；我平素话多又嘴馋，有时候还说谎话。我可能会偷水果、糖果、零食吃，但我绝不会蕴意谋害别人或毁坏东西，也从不给人添麻烦，从不虐待那些可怜的小动物。不过，记得有一回，我曾趁我们的邻居克洛太太去听讲经布道时，在她家的锅里撒过尿。说句老实话，一想起这件事来，我仍觉得开心，因为她虽说是个老好人，但实在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中的最爱唠叨的老太太。这些就是我孩提时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实的故事。

我所接触的都是些很好的榜样，他们都是好人，可我是怎么变坏了的呢？父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等我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并没极力地迁就我，反而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喜欢他

们。我的任性很少遭到鼓励或制止，所以我对自己是否曾经有过任性行为。我可以发誓，在我受老师管教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想入非非。除在父亲身边看书写字外，除奶奶带我去玩外，我经常同姑姑在一起，她的身旁，看她刺绣，听她唱歌，我心里满足而又高兴。她的活泼开朗、和蔼可亲、她的美丽的容颜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直到今天，她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仍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温馨的话语仍萦绕在我的耳边。我还记得她的衣着穿戴，还记得她爱追随时髦，在两鬓留着小小的两个黑发卷。

我坚信，很久以后才培养起来的我对音乐的喜爱，或者说是激情，这应归功于我姑姑。她会唱很多美妙动听的歌曲和歌谣，唱起来婉转动听。这位好姑娘心平气静，为她自己及其周围的人驱除了惆怅和忧愁。她的歌声对我有非凡的吸引力，所以不仅她的许多首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即使在我已记忆欠佳的今天，那些自儿时起已淡忘的歌曲，随着我的年迈，以一种难以描摹的妩媚，又浮现在我的脑际。谁能相信，像我这么一个历尽沧桑、受尽苦痛折磨的糊涂老人，有时竟会像个孩子，用微弱、颤抖的声音，一边哼着些小调，一边啜泣呢？特别是其中一首歌的曲调，我仍记得很清楚，但后一半的词，绞尽脑也不须记起来了，尽管我对它的韵律还有点含混的印象。下面就是它的开头以及我还能记起的一些部分：

我胆怯，迪西，  
不敢到那小榆树下，  
去聆听你吹牧笛；  
由于在我们村子里，  
大家已经在说三道四。

.....

.....一个牧童

.....一腔深情

.....毫不足惜

只要是玫瑰就带刺儿的。

我在揣度，我的心为什么对这么倾心关注：这是我怎么也弄不清楚的心灵感应。每当我唱这首歌时，我常常潸然泪下，再也唱不下去了。我一再地想往巴黎写信，想知道余下的歌词，如果真的有人能把这首歌记全的话。但我却宁可相信，假如我得知除我可怜的苏珊姑姑之外，别人也曾唱过这首歌的话，那么我回味它的乐趣便要意义大减。

下面就是我初涉人世时的情感：那颗极其高傲又极其温柔的心，那种女性的但却桀骜的性格，就如此开始在我身上形成或表现出来；这种性格始终在柔弱和刚毅之间，在懦弱和勇敢之间游移，最后，使我充满矛盾，使得我既没能得到节制和享受，也未能获得快乐和思辩之智。

这种教育后来被一桩意外的事情打断了；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以后的一生。我父亲与一个叫戈蒂埃的先生产生争执；戈蒂埃先生是一名法国上尉，与议会的人有瓜葛。此人是个无礼又懦弱的家伙。他鼻子流血了，为了报复，便控告我父亲在城里持械行凶。被判入狱的父亲，坚决请求根据法律，判决指控者与他一起坐牢。由于要求被驳回，我父亲宁愿离开日内瓦，终生流落异国他乡，也不愿在他认为有损荣誉和自由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我舅舅贝尔纳成了我的监护人。那时候，他在日内瓦防御工程工地工作。他的大女儿死了，他还有个儿子，与我一般大。我们俩一起被送到博赛，寄宿在郎贝尔西埃牧师家，学习拉丁文，学

习那些被加上教育美名的一些繁琐的玩艺儿。

在乡下呆了两年以后，我那罗马人式的粗暴性格有所敛聚，恢复了孩童的稚气。在日内瓦，我喜欢看书学习，那几乎是我惟一的消遣的方法。而在博赛，我却不爱做功课，反而喜欢上那些使人能松弛的游戏。我觉得乡村特别新鲜，我不能不尽情地体验。我对乡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它永远也无法衰减。在我以后的人生历程中，每当我想起在博赛度过的幸福时光时，我便对在乡村的生活及其乐趣感到难以忘怀，除非我又回到那儿去。朗贝尔西埃先生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又知事晓理的人，他既不忽视对我们的教育，又不用太多的作业来强迫我们学习。虽然我讨厌受人管束，但每当我回想起以往的学习情景时，我从未感到过厌烦倦怠，而且，尽管我并没有从他那儿学到很多知识，但是，我并没费多大气力便学会了我所学的东西，而且都能有效记忆，这足以证明他成熟的教育技巧。

乡村生活的质朴给了我一个莫大的受益，使我敞开心扉去寻求友谊。在此之前，我只有一些高贵但却只是虚幻的情感。一块儿生活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致使我与他情投意合。很快，我对他产生了远远超过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未泯灭。他是一个瘦削的高个子小伙子，性情的温柔，如同其身体的柔弱一样，而且，他并没因为是他的监护人的儿子，便在家中受到偏爱。我俩的功课、消遣方式、兴趣都相同；我们都没有什么朋友；我们年龄相同；双方都需要有个伴儿；我们倘若分开，可以说谁都会难以忍受的。即使我们很少有机会表述我俩之间的难舍难分的感情，但我们从未想到过有一天必须分开。我俩都心慈面善，要是别人没有强迫我们，我们总是言听计从的。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意见相合的。如果由于管束我们的人的偏爱，他在他们的眼里胜过我一筹的话，私下里，我就要占一次上

风来对他，算是扯平。上课时，当他背诵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给他提示几个字词；我做完作业，便帮他做；而在玩耍时，我的兴趣比他浓，老是我领着他玩。总而言之，我俩的性格如此投合，使我俩的友谊如此地真诚，以致在我们几乎出双入对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博赛还是在日内瓦，我当然承认，我俩打过架，但却从未要别人劝解过，我们每次争吵绝不会比一刻钟多，双方绝没有告过对方的恶状。尽管有人会认为这此全都是小孩子琐事，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榜样，这也许是自从世界上有孩子时起便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了。

我在博赛的生活方式对我适合极了，如果能住得再长些的话，我的性格说不定就彻底定型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主体是温柔、关切、恬静的情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生来就比我的虚荣心更小。我常由于冲动而心高气傲，但随即便又陷入萎靡不振中。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受到我身旁的所有人的喜爱。我很柔顺，我表哥亦然，连管教我们的人也是。在整整两年里，我没看见过也从没受到过粗暴的对待。耳濡耳染，在我心中孕育了受之自然的禀性。看见大家对我和一切事情都很满意，我特别开心快活。我一直不知忘记，在教堂里回答教理提问时，我看朗贝尔西埃小姐因为一时语塞而面露焦急，我深感无地自容。仅仅这些就比我当众出丑更让我难受要命的了，但让我非常感动，因为，虽然我对表扬不太动心，但我对羞惭却始终特别敏感的，而且，我可以说句心里话，我并不害怕被朗贝尔西埃小姐训斥，反而是担心会让她难受。

不过，必要的时候，她跟她哥哥一样，也是十分严厉的。然而，由于这种严厉几乎总是事出有因的，而且都是恰到好处，所以我即使很难过，却心悦诚服。我觉得讨人厌烦比受惩罚更让我感到难过，同时难看的脸色比受到体罚更让人痛苦难耐。更明确

地坦白自己当时心情是挺难堪的，但却只能如此。如果大家能更清楚地看到草率地，而且往往是不经思忖地对待年轻人的方法的长远后果的话，那就改变一下对待他们的方法吧！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事全部抖出来，是因为这个共有普遍性的有害。可以使人们从中深受教诲。

她对我们有着一种母爱，因此她对我们也就有了威势，有时我们犯了错儿，她对我们便像对她自己的子女一样进行处罚。她老喜欢威胁要处罚我们，但这对我来说挺新鲜的威胁比处罚本身更加可怕，然而真的处罚过后，我却觉得没有先前那么害怕了，而且，更滑稽的是，这种处罚使我更加喜爱她。是我对她的全部挚诚的爱以及我全部的良知阻止了我再犯应该受到同样处罚的错误，因为在我的疼痛之中，甚至在羞惭之中，夹杂着一种快感，使我更加期盼而不是恐惧再次挨她的纤纤玉手的责打。不能否认，这其中无疑是含有某种性早熟的因素，所以我感到她哥哥的责罚索然寡味不过。不过，他脾气好，因此我也不怕他打我，然而，我之所以约束我自己，以免再被处罚，那完全是出于害怕朗贝尔西埃小姐伤心。就是这种亲切，甚至是肉欲产生的亲切，在我身上所具有强大的力量，而这种亲切在那段时间里始终在我心中支配着我的肉欲。

我躲避但又不害怕的那个错儿又重犯了，但错不在我，换句话说，我并不是故意的，但是也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过错。但是这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处罚了，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无疑是看出些这处罚并未达到目的的端倪，所以她便宣称她不再处罚我了，说这样做太累人。以前，我们一直是睡在她屋里的，甚至冬天有时还睡在她的床上。过了两天，我们被弄到另一间房里去睡了。从此，我便有幸——我宁可不要宅——被她当成大孩子对待了。